



作者简介

韩斌,焦作人,当过教师,后进政府机关工作,四川省小小说学会会员。1986年开始在市级报刊上发表作品,有微型小说《回家》等数篇。之后,一些作品散见于“黄海文学”“荷花淀闪小说”“闲泉文学”等微信公众号。

狼 牙

□韩 斌

月朗星稀,山谷里静谧潮湿,没有一丝风。

草丛里一双凶狠、闪着绿光的眼睛正散发着恐怖的气息。

一旁20米左右高的巨石后,一根乌黑的枪管慢慢伸出来,黑洞洞的枪口对准那双眼睛……

几个月前,太行山深处一个小村庄,接连发生家畜被咬死、丢失的情形,尤以羊群为甚。如果加上方圆25公里地的七八个村寨的话,近一个月就有上百只羊被祸害。经猎人跟踪探查,原来是一群外地迁徙而来的野狼所为。村民们群情激愤,纷纷上书县衙要求惩治猎杀狼群,保护村民、家畜不被骚扰和威胁。

县衙的官员了解情况后,便张贴告示,招募猎人。短短一周时间,响应者20余人,均为当地有名的猎户。其中为首的叫蔡虎,浓眉大眼,膀阔腰圆,既有老虎的刚勇,又有猎人的细腻,并且世代以狩猎为生,有家传绝艺在身。

季夏时节,蔡虎和猎人们经过长时间的跟踪,渐渐摸清了这群野狼的习性和出没特点。经过精心布置,终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将狼群诱到了一个沟谷里,触发了预先设好的机关,荆棘丛里一片哀号声。猎人们乘机开火,野狼纷纷中弹倒地……

清理现场时,大家发现蔡虎不见了,有人问:“蔡大哥呢?”一个年青的猎人说:“刚才有个灰黑色的影子蹿过梁子,跳进了山谷,蔡大哥是不是追它去了。”众人急得直跺脚,查看一番后,发现逃掉的是只头狼。

头狼是一只雌狼,毛发浓密,身体黄褐色,胸腹部一团白毛,额头有一道疤痕,棕黄色的眼睛透着一股阴狠劲儿。此刻,蔡虎正盯着趴在草丛里喘息的头狼,它受了伤,一条后腿瘸着,逃跑途中不时回头观望。它知道,一个比它更聪明、可怕的猎人在跟着它。

蔡虎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不断渗出的汗珠,双手更用力地握住枪身。暗夜里,他能看得见远处那双凶狠的眼睛,甚至能感觉到头狼的喘息。它在流血,或许它正在积攒最

后的力气,准备放手一搏。

草丛在动,头狼突然挺直身子仰天长嚎——嗷呜,然后转身向蔡虎的方向冲过来。砰!蔡虎扣动了扳机……头狼死了,蔡虎拔掉了它的一颗犬齿,然后绕着密密匝匝的草丛转了又转,隐隐地觉得哪里不对。

狼群除去了,村民们摆酒相庆。族长举起酒杯,大声说:“今天,我代表全族乡亲敬各位壮士!”大家纷纷干杯。蔡虎喝到一半就退了场,回家用锥子把狼牙钻了一个孔,穿上绳子,给10岁的儿子蔡勇挂在了脖子上。

次日,乌云翻滚,下起了大雨……第三天,雨停了。晨曦微露,蔡虎带上儿子进了那条深深的 valleys。谷里平时潺潺的小溪由于水量急增而哗哗地奔涌着,小径旁的枯树枝上满是青苔。蔡虎拉着儿子小心地越过湿滑的石头,顺着右边一条蜿蜒的羊肠小道向击毙头狼的地方攀登前行。

一道山崖下面,是满坡半人深的茂盛的草丛,爷俩小心翼翼地探寻着。在坡东侧一片矮树林的边缘,蔡虎发现了被雨水淋成一小坨的动物粪便,旁边有几个模糊的爪印。蔡虎把猎枪横在手中,和蔡勇一起慢慢向崖下摸过去。在两块巨石中间,蔡虎看到了4只小狼。其中,3只已经死去,剩下的那只也奄奄一息。蔡虎终于明白了头狼宁死不逃的原因。

蔡勇抱起活着的小狼,它看着像一只一个多月大的小狗,瘦弱得没有一点分量。蔡虎抚摸了一下它的头,又瞅了一眼击毙头狼的地方。蔡勇祈求:“爹,带上它吧。”“走吧。”蔡虎叹口气,便和蔡勇抱着小狼下了山。

在蔡虎爷俩的照料下,小狼迅速得到了康复……5个月后,一个满月的夜晚,小狼离开了村子,消失在深深的 valleys。

光阴荏苒,8年后,蔡勇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,成了一名远近闻名的猎人。

一年秋天,蔡勇护送县衙的粮车去邻县赈灾,送达后返回,天降大雨,无奈在崖壁下生火取暖。傍晚时分,雨势渐小,他便继续赶路。

当经过一片林子时,蔡勇心里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

过的恐慌,静谧的四周弥漫着死亡的气息。他迅速爬上一棵枝叶虬结的大槐树,取下肩上的猎枪,仔细观察周围山梁、沟谷……一道闪电划过,轰隆隆的雷声由远而近,嘎的一声在头顶炸开,蔡勇惊出一身冷汗。槐树周围十几米远的乱石旁、草丛里,冒出五六双绿莹莹的眼睛。它们悄无声息地包抄过来,围住了树上的蔡勇,蔡勇第一次觉得自己变成了猎物……

有狼群就有头狼。蔡勇习惯性摸了摸脖子上的狼牙,想起父亲当时对他说:“孩子,长大后你要比头狼更凶猛,做一个最好的猎人!”望着黑魑魑的山谷,他又想起几年前那只被他和父亲救下山的小狼,尖尖的嘴巴,灰褐色的毛发。它能吃能睡,长得特别快。天冷的时候,蔡勇和它钻在一个被窝里。它爱用前爪抓他脖子上的狼牙,用热乎乎的舌头舔他的脸。有一次,小狼被村里一条大狗咬掉了半只耳朵,蔡勇掂棍子打折了大狗一条腿。

蔡勇强迫自己镇静下来,借着天空云缝里透出的微光,仔细搜寻着头狼的位置……

不知何时,雨停了。月亮露出半张脸来,一股阴冷的山风吹过,蔡勇打了个寒噤。湿透的衣服裹在身体上,使他觉得今夜特别冷。

这时,狼群逼近槐树,蔡勇感到一股沉重的压力在周围蔓延,使他窒息。他握紧猎枪,枪口对准走在最前面的那只体格较大的狼。嗒!蔡勇扣动扳机,只听到枪搭撞击铁槽的声音,枪没响。蔡勇愣住了,大脑一阵眩晕,一头栽下树去……

蔡勇醒来后,看到空中一轮圆月,漫天繁星……他恍惚中记得一只狼扑过来,张开大口咬向自己的脖子,但它突然停止了进攻,一双凶狠的眼睛竟然慢慢柔和起来,四周躁动的狼群也渐渐安静。月光下,蔡勇看到了一只残缺的耳朵,它用前爪扒拉着蔡勇脖子上的狼牙,绕着他转了一圈,然后一声长嚎——嗷呜,带着狼群消失在莽莽山林。

左上图 韩斌。
(照片由本人提供)

秋 山

□韩 斌

20世纪60年代,蜿蜒的山间小道,一个憔悴的女人拉着一个两岁多的男孩。她步履蹒跚,看样子,她已经耗尽了力气。

当来到一条清澈的小溪边时,她倒下了。

一个好心的路人埋葬了她,抱起了大声啼哭的男孩。

50年后,一条高速公路穿过这座山,连起了南北很多个城市。

一年冬天,一个事业成功的上海商人驱车到北京谈生意。路过此地时,天空正飘着细碎的雪花。一辆大货车突然失控,像脱缰的野马在高速公路上跑出了一个长长的S形,车尾从侧面撞到了商人的轿车……

两天后,重伤的大货车司机不治身亡,商人只受了点皮外伤。交警在处理现场时,商人得知这座山叫秋山。

一年后,商人受当地领导——他的大学同学邀请,来考察文旅投资项目。座谈会结束后,到城郊生态采摘园观摩,商人突然头痛欲裂……

晚上,同学请商人到山里的农家庄园用餐,酒宴进行到一半时,商人的精神开始好转,他感觉体内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在把头部的病痛一点一点抽走,大脑变得神清气爽起来。

晚餐结束后,他拒绝了同学让他去宾馆的邀请,夜宿在农家庄园。

商人的助手日后说:“老板多年的头痛居然渐渐痊愈了。”

两年后,商人在秋山建了三期的高档民宿,并在一条纯净见底的小溪旁盖了一座养老院。

价 值

□韩 斌

李老师退休十五载,叶落归根,住在家乡一所老宅子里。宅子三间头,东厢是厨房。院子里有片小菜园,旁边是一棵枝叶繁茂的枣树。

李老师清瘦矍铄,言谈得体,举止间尽显文人做派。但让人喜闻乐道的是李老师的书,两间正房满当当摆了9个书橱,就像一个小型图书馆。

正值假期,我和爱人带女儿回村,抽空来拜见李老师,顺便还书。

“放假了?快屋里坐。”李老师伸出手,像一个孩子一样欢快。

“李老师,您看着越发年轻了。”我边说边拿出一本书,是20世纪90年代上海文化出版社发行的《世界小说名作故事大观》。

李老师正在整理自己的藏书,翻看了一下目录,给这本书贴上了编号7-12。

我心里轻舒了一口气。半个月前,女儿考上了市里重点中学,为了方便孩子学习,我在学校旁边租了个单元房。可搬过家后,发现借阅李老师的这本书不见了,我转遍了市里的书店,没找到同版本的。最后,我托在上海上大学的表弟帮忙,给邮寄了一本。

后来,随着时间的推移,渐渐淡忘了这件事。

两年后,老家传来李老师去世的消息,我心里不免阵阵伤感,不知怎么,想起了那满屋子的书。

有年暑假,我去山西临县交流学习,闲暇时到当地有名的旧书市场闲逛。在一个标价2元的书摊上,我竟然看到了那本书,拿起来仔细瞅,书脚的编号赫然在目——7-12。

回家后,我把这本带编号的书放在了书柜最显眼的地方。